



《临川四梦》
[明]汤显祖 中华书局

第六届江苏书展书评征文评选一等奖作品《临川四梦》节选

《紫钗记》为侠，《牡丹亭》为鬼

丙申猴年,为记广陵书展,清远道人四百忌,执笔书《临川四梦》书评。

三毛说过:“梦里花落知多少。”梦总是最纯粹的,因为它是人们在喧嚣闹市中为保留初心而特地保留的一块净土。

——作者题记

相似何在·钟情似此《紫钗记》

《紫钗记》源于唐传奇《霍小玉传》。书中围绕“紫钗”讲述李益与霍小玉之间的离合之爱。汤显祖是个向往纯洁忠贞爱情的人,便把《霍小玉传》中负心乔样的李益写成一位“万千相思,只为小玉所倾”的李君虞。第二十四出《婉拒强婚》中,韦夏卿这样评论他:“当初李十郎花灯之下,看上郑家小玉姐,拾钗订盟,拈香发誓,拟待双眠双起,必须同死同生。”世间男子,若皆如此般矢志不渝,又怎会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千古遗恨?

《紫钗记》的语言浮华精美,是字斟句酌的榫中之珠,有李清照的伤春悲秋,如【桂枝香】:减香温一半,减温香一半,洞房轻叹,影阑珊,几般儿夜色无人玩,着甚秋光不耐看。还有李后主的铁汉柔情,如【金珑璁】:泥香燕子柔,水碧鸦娇皱,一阵花雨湿春愁。亦有陆放翁的血气方刚【锁窗寒】:倚风尘万里中原,大将登坛尺五天,孟门关外,少华峰前。

王思任说:“《紫钗记》,侠也。”何为侠?在一些武侠小说里,“侠”的使用率极高,且这些书也很好地诠释了“侠”的意义。金庸的《射雕三部曲》中,总主角非郭靖莫属,郭靖后被称为五绝中的“北侠”,他诠释了“侠”的第一层含义:“正直”。正直是人性纯真的表现,正直是决定忠奸的天平。郭靖正直,所以为侠,相反,杨康不正直,所以为奸。有了正直,就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了正直,就有“救人救彻”的豪迈。所以正直是“侠”所必备的最基本的素质。既有北侠,那也就有“南侠”,何人南侠,展熊飞也。在《三侠五义》中,展昭诠释了“侠”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实力”。实力是不可或缺的。展昭被人尊敬,不仅是因为重仁重义,还是因为实力之高,不然,如何剿尽天下鼠辈?实力也是“侠”所必备的素质。一般的侠,只需要达到这两点即可,因为第三条,非普通侠何以做到,那便是“无我”的境界。在我的印象中,做到这一点的莫是只有剑圣宫本武藏和马上提到的黄衫客。宫本武藏,不仅是剑客,还是禅师,他的内心毫无牵挂,只有为如何帮助他人而产生的烦恼,不管生死,别人开心便好,自己也会开心,为别人活出最善良的自己。

古今中外的百姓,都推崇“侠”,都向往“侠”,因为他们所信仰的儒释道仅是精神上的解脱,但在物质生活上,起不了太大作用。

于是,便有了侠。

但是,侠的存在是被法律约束的。法律不可能因为侠的存在便任其屠杀恶人,也不能因为侠的存在而随意破坏应有的秩序,所以作家笔下的“侠”总是最自由的。汤显祖的《紫钗记》中就有这样一位“侠”,黄衫客。本素昧平生,只因花前一刹那的感动,就两肋插刀,力保紫玉钗之缘,这不是侠,又是何物?

《紫钗记》最后一句为:“一般才子会诗篇,难遇的是知音眷侣,也只为豪士埋名万古传。”此句,总结了《紫钗记》的全部思想,向我们展示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对科举功名的狂热追求,大户人家的恃强凌弱,以及百姓心中的自由梦。

三生牡丹·莫负相思《牡丹亭》

悠悠昆山腔,最有特色的一段就是《牡丹亭》的《游园惊梦》。因为这两段曲谱将春与情描写得最为奇绝。

我所看到的最早的修辞手法定义是夏丏尊在《国文百八课》中提出。而汤显祖在那个没有完整修辞体系的文学时代中已经熟练地运用这些技巧,如“因春去的忙,要把春愁漾”“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遍青山啼红了杜鹃”墨香四溢,恍若身处其中。

如此美艳的描写,若无波折的故事,也只能是无点睛神韵之龙,无油盐酱醋之食,说白了,就是没有灵魂。

但汤显祖并没有让这一情况发生在《牡

丹亭》中,从阴世到阳间,从秀才到状元,各具情态。

若《紫钗记》为侠,那《牡丹亭》就是鬼了。

《牡丹亭》中,作者是花些许笔墨描写鬼神阴间,可这不似人们传统观念的那样可怕,取而代之的是三分正经,七分可爱。判官让爱唱歌的赵大做莺莺小姐,做小房的钱十五做小小燕儿,使花粉钱的孙心做个蝴蝶儿,好男风的李侯做屁窟里长针的蜜蜂儿,当杜丽娘上来时,小鬼还对他说:“判爷,权收做个后房夫人。”好个胡乱筛的小鬼头!当丽娘对判官说明死因时,判官还说:“谎也!”但后来,判官还是让她还阳。

再来想想鬼神之说。鬼神自从黄帝之时就已经被人们供奉。当人们遇到难以解释、难以解决的事或问题时,人们就把这一切产生的原因归结到鬼神身上,这个在《山海经》上也有明确记载。至今,这种思想还被一些人所信奉。这时,有人会问:“都有侠了,为什么还要信封鬼神呢?”那是统治者需要一种能安抚人心的迷信思想,而不是侠这种叛逆思想,自然,它也就被禁止了。可是,儒家认为统治者的愚妄是人心坏,道家认为是随心变化而产生,佛家认为这时因果。百姓肯定不愿相信这种由人为独特见解所产生的的道理,而更愿意去相信这时与生俱来的,天在控制,这便是鬼了。

鬼也是有等级的,第一级是像酒吞童子这样生前怀恨而死,成鬼后毫无感情,遇人便杀,因为心中没有爱,行为自然也就无情了。第二级,是像蛇骨婆这样不会滥杀无辜,她们往往是因为自己最重要的人被杀害后郁郁而终,她们的内心是脆弱且柔软的,但是她们杀人是底线与选择的,可能是心中还尚存星星点点的爱。第三级则是极少数的像座敷童子一样鬼,因为怀着一腔爱而离世惆怅,她们不会伤人,反倒与人为伴,与人为友。可见,爱,不仅可以改变人,也可以改变鬼!

《牡丹亭》的爱情故事着实让人心醉,有力地体现了人们对理想和公正爱情的向往,当杜丽娘的爱情被爹阻止、柳梦梅的痴情换来未来丈人的吊打时,谁来挽救这对苦命的鸳鸯?是那让百姓苦命的朝廷。朝廷让人心冷,但又在最紧要的时候帮助别人,这不是一个天大的矛盾吗?当然不是,因为这个“人”是有要求的,如若柳梦梅没中状元,只是个岭南秀才,皇帝会管吗?答案肯定是不管,所以可以这样认为,拯救柳梦梅和杜丽娘爱情的,不是朝廷,而是柳梦梅自己的才华。

《牡丹亭》唱谱的末句可算是完美收官“做鬼的有情谁似咱”。所以《牡丹亭》从原来的悲剧变成了喜剧。有情之鬼终成黄泉鸳鸯,算得上是最美好的结局了。



刘姝彤 14岁,现为扬州翠岗中学初三(7)班学生,给书评大赛投稿时还在念初二。本文是她的参赛作品《临川四梦》书评节选。

说道 上

如果要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一个概念所包含的面最广以及哪一个概念被各家都使用,那么,答案一定是“道”。群经之首的《周易》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以及“形而上者谓之道”,儒家经典《中庸》说:“率性之谓道”,道家经典《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法家经典《韩非子》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但我们又说,中国古代圣贤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从经验的、有限的、可以言说的层次来谈论和运用“道”。换句话说,多是在先王、君子、人生等意义上来谈论和运用“道”的。而在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发展中将这一情况加以改变,力图从哲学的高度来使用“道”这个概念,并将其作为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的,当推道家的创造人老子以及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庄子了。所以我们所说的“道”,正是专门说的是道家老子和庄子所谓的“道”。

1.道的本义解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这样解释“道”的:“道,所行道也。从辵。一达谓之道。”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获得以下几个信息。第一,“道”是人行走的道路。这从“道”字的左右两个偏旁即可明白。“辵”(音chuo,辵)或“辵”表示的是行走。“首”或“首”表示的是人头。所以清人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中才说:“道者人所行。”由此可见,“道”表征的是从开始行进的“过程”。第二,“道”是指一条道路,而不是多条道路。所以这里必须结合解释另外两个词语才能很好理解为什么说“一达谓之道”。一个是“衢”字,一个是“衢”字。古人云“四通谓之衢”,“九达谓之衢”。也就是说,有四条道路可以达到的叫着“衢”,而有九条道路可以达到的叫着“衢”。与此相联,为我们熟知的“四通八达”一语是指八面相通的道路。由此可见,“道”表征的是一个“唯一”。第三,“道”是“达”的,而所谓“达”即有“通达”“畅达”之义也。由此可见,“道”表征的是一个“方法”。第四,“一达”之“道”表示的乃是一种唯一正确之道也。由此可见,“道”表征的是一个“规律”。

我们在本义上来把握“道”的意义,其目的是要找到道家老子与庄子所谓“道”与字源意义上的“道”之间所存在的内在的关联性。换句话说,我们在本源意义上掌握了“道”字的含义,还不是我们的目的。重要的是要找到或告诉人们,这一本义与我们要说的道家之“道”有什么样的内在关系。

2.道家所谓“道”的含义。老子和庄子都是将宇宙万物的本原和本体视为“道”。本原是要解决宇宙万物的起始问题,本体是要解决宇宙万物,当然包括自然、社会以及人生的根据问题。而本原和本体这两个问题又是所有被称为真正哲学家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应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上老子最先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先生才说:“老子是中国哲学的鼻祖,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哲学家。”而作为道家的“第二把小提琴手”的庄子,也正是在“以明老子之术”中深入地探讨着这一哲学问题。

(1)道是最先的存在。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老子》1章,下引《老子》,只注篇名)。“道冲……象帝之先”(4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25章)。“无名”就是指“道”,“有物混成”也是指“道”。由此可见,老子认为“道”是先于天地、先于上帝的存在。庄子关于这一点,较之于老子说得更详细明确。他说:“夫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下引《庄子》只注篇名)。也就是说,道以自己为本根,没有天地的时候它就固然地存在了,它比其他任何存在都高、都深、都久、都老。老庄对“道”的先在性的论述,似乎与“道”字的首旁所表示的“头”和“起始”义存在某种相契之处。

(2)道是生成一切的存在。在老庄看来,这一本始的“道”承担着生成宇宙一切万物的“任务”。老子说:“道生一”(42章)。“道生之”(51章)。“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34章)。意思是说,包括太初的统一的元气在内的一切万物皆是依靠广泛普遍之“道”生长生存的,当然“道”却并不因此而干涉万物。庄子也说:“夫道……生天生地”(《大宗师》)。关于道家老庄对生成之道的描述,倒与“道”的本义不存在什么关联性。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6)